# LIAONING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

# 赤天漫筆 30

# 寒热真假最紧要处(上)——火神派案例赏析之四

# 张存悌

(沈阳市抗癌止痛研究所,辽宁 沈阳 110011)

关键词:火神派;寒热;医话

中图分类号:R249.76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0 - 1719(2004)07 - 0608 - 01

上 3 期医话介绍了火神派善用附子治病的案例,那确实是"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",让我们领略了火神派的风格。其实,最能体现其水平的地方并不在此,而在于对寒热真假证候的辨识上。这主要指假热真寒和假寒真热两种错综复杂、疑似难辨的局面,那才是关键时刻,所谓识见不明,"误用即死"的最紧要处。陈修园言之凿凿:"良医之救人,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;庸医之杀人,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。"

火神派各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套辨识寒热真假的功夫,常能在一派热象中辨出真寒,在一派寒象中辨出真热,力排众议,扶危救逆,力挽狂澜,演绎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精彩案例,下面圈点一些这方面的案例以供赏析。

## 1 阴极似阳

杨某,男,32岁,云南姚安人。1923年3月,病发已20 日,始因风寒,身热头痛,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 10 余剂,且 重加犀角、羚羊角、黄连等,愈进愈剧,危在旦夕,始延吴氏诊 治。患者"目赤,唇肿而焦,赤足露身,烦躁不眠,神昏谵语, 身热似火, 渴喜滚烫水饮。小便短赤, 大便已数日不解, 食物 不进,脉浮虚欲散。"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治之变证,误服苦 寒太过,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。"外虽现一派热 象,是为假热;而内则寒凉已极,是为真寒。如确系阳证,内 热薰蒸,应见大渴饮冷,岂有尚喜滚饮乎?况脉来虚浮欲散, 是为阳气将脱之兆。"治之急宜回阳收纳,拟白通汤加上肉桂 为方:附片 60g,干姜 26g,上肉桂(研末,泡水兑入)10g,葱白 4 茎。方子开好,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,未敢服药,实则犹疑 不定。次日又延吴氏诊视,"仍执前方不变"。并告以先用肉 桂泡水试服,若能耐受,则照方煎服。病家如法试之。服后 即吐出涎痰碗许,人事稍清,内心爽快,遂进上方。病情即 减,身热约退一二,出现恶寒肢冷之象。已无烦躁谵语之状, 且得熟睡片刻。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:附片 100g,干姜 36g,甘草 12g,上肉桂(研末,泡水兑入)10g。服药1剂,身热 退去四五,脉稍有神。尿赤而长,略进稀饭。再剂则热退七 八,大便已通。唯咳嗽痰多夹血,病家另请数医诊视,皆云热 证,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。鉴于前医之误,未敢轻试。其 时病人吃梨一个,"当晚忽发狂打人,身热大作,有如前状。" 又急邀吴氏诊视,见舌白而滑,"仍喜滚饮",判为"阳神尚虚, 阴寒未净。"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,照第2方剂量加倍, 另加茯苓 30g,半夏 16g,北细辛 4g,早晚各 1 剂。连服 6 剂, 3天后再诊,身热已退,咳嗽渐愈,饮食增加,小便淡黄而长, 大便转黄而溏。前方去半夏、细辛,加砂仁、白术、黄芪,连进 10 余剂,诸症俱愈。(《吴佩衡医案》)。

按 此案既显吴氏辨证准确,独具慧眼,又示其火神用

药风格。在一派热象之中,以"渴喜滚烫水饮,脉浮虚欲散"为辨识阴证眼目,实在令人钦佩。其实,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"愈进愈剧",亦可推知绝非阳证,这同样是一辨证依据。最可奇者,病人吃一梨后,竟然"忽发狂打人,身热大作,有如前状",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,吃梨尚且如此,若进苦寒凉药呢?后果不堪想象。吴佩衡以多年经验总结了阴阳辨证十六字诀,可谓青囊之秘:阴证:身重恶寒,目瞑嗜卧,声低息短,少气懒言。兼见口润不渴或喜热饮,口气不蒸手。阳证:身轻恶热,张目不眠,声音洪亮,口臭气粗。兼见烦渴喜冷饮,口气蒸手。

### 2 假热真寒

车某,男,74岁,四川成都人。1975年4月初感受风寒, 全身不适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,病未减轻,勉强外出散步,受 风而病情加重。头昏体痛,面赤高热,神志恍惚。查体温 39 。诊为感冒高热,注射庆大霉素,高烧仍不退,病势危 重,邀范氏至家中急诊:阵阵昏迷不醒,脉微欲绝。已高烧三 日,虽身热异常,但重被覆盖,仍觉心中寒冷。饮食未进,二 便闭塞。双颧潮红,舌淡润滑,苔厚腻而黑。辨证:患者高 热,神昏,面赤,苔黑,二便不通,似阳热之象。但虽高热,反 欲重被覆身;身热面赤,而四肢厥冷;二便不通,却腹无所苦; 苔黑厚腻,但舌润有津;高烧神昏,无谵妄狂乱之象,而脉现 沉微。参之年已古稀,体弱气衰,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, 生气欲离,亡在倾刻。虽兼太阳表证,应先救其里,急投通脉 四逆加葱白,直追散失欲绝之阳。处方:制附片(久煎)60g, 生甘草 30g,干姜、葱白各 60g。服上方 2 剂,热退,黑苔显著 减少。阳回而阴霾初消,阴阳格拒之象已解。但头痛、身痛, 表证仍在;肾阳虚衰,不能化气,故仍二便不利。以麻黄附子 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,加葱白生少阳之气,处方:麻黄 10g,制附片(久煎)60g,生甘草20g,葱白120g。上方服4 剂,头不觉昏,二便通利,黑苔退尽,唯身痛未除。虽阳回表 解,仍舌淡,肢冷,阴寒内盛,呈阳虚身痛之象。宜温升元阳 而祛寒邪,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。处方:制附片(久煎)60g, 炙甘草 20g ,干姜 30g ,辽细辛 6g。服 2 剂 ,余证悉除 ,以理中 汤加味调理之。(《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》)。

按 本例证似阳热,而脉微欲绝,脉证不符。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分之际,全面审度,尤重舌诊,凡舌质淡或淡红、暗淡,舌体胖或有齿痕,舌苔白腻、灰腻、白滑者,均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,此为范氏独到经验。本例其舌质淡,为阴寒内盛;苔黑而润滑有津,乃肾水上泛,断不可误认为阳热,实为阴寒内盛已极,虚寒外露之象。

编辑:李 立

收稿日期:2004 - 04 - 05

作者简介:张存悌(1947-),男,辽宁沈阳人,主任医师,学士,研究方向为中医药防治肿瘤和疑难病症。

· 608 ·